



紅帆船抒情童话

小红人和乌鸦

王一梅 著



全國優秀出版工程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目 录

序	1
一 陌生男孩	4
二 桑树下相遇	9
三 等来了一封信	12
四 告别小木屋	17
五 神秘山洞	21
六 乌鸦小黑	24
七 女孩小蝶	27
八 生日快乐	30
九 小红人	33
十 桑树城堡	37
十一 妈妈的信	41
十二 丢失浆果王	44
十三 红白相间的狗	48
十四 改变形象	52
十五 关于狗的日记	56
十六 门卫潘叔叔	60
十七 意外相逢	66
十八 阿根的故事	69
十九 浆果王的秘密	73
二十 新浆果王诞生	77
二十一 后来	82
后记	83

序

“红帆船”是我们从 1998 年起一直延续至今的系列图书，算算，如今已逾十一年了。十一年，对儿童文学发展来讲自然不算长，但对于一套系列丛书来讲恐怕也不算太短了。其实，十一年来，我们只做了三套书，一套是“红帆船诗丛”，一套是“红帆船校园美文”，再就是眼下这套“红帆船抒情童话”。三套书三种不同的体裁，诗歌、散文和童话。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耐着性子坚持推这一体裁各异、不少人看来是游离市场主潮的系列图书呢？

这，就要从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生态说起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七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整体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凝重、深沉，带有强烈反思特质的作品。在那个特定历史时代，这类作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全面复苏提供了坚实的创作支撑。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中国作家的市场意识大大提升，至九十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作家们创作出了一大批轻松、幽默，贴近市场，为读者喜爱的作品。比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就适时推出了“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这本是件很有益的事。

但是，事情还有它的另一面。任何东西如果到了绝对化的地步，如果出现一刀切、一窝蜂、一边倒的现象，恐怕就事与愿违了。

更何况，儿童文学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本来就是由不同风格、不同类别的作品组成的。

而且，只有一种风格、一种类别的儿童文学，也是对读者的不尊重。读者的选择是多样化的。读者或许可以一时迁就作者，但不会永远迁就作者。不尊重读者的多样化选择，到头来，再畅销的作品也会成为无人问津的压仓物。历史上，我们吃这样的苦头够多的了。

没有多元化创作，就谈不上儿童文学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比之个体创作，创作生态的问题，更具全局指标性意义。

作为个体写作者来说，喜欢什么样的创作类别，完全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整体，如果只有一种创作类别，哪怕这种类别再好，也是可怕的。因为个体创作影响的只是局部，而好的创作生态可以催生出各类个性卓然、不同凡响的作品，影响的是整个创作的布局 and 走向。

满足不同人群读者的阅读口味和需要，可以说是儿童文学真正走向繁荣的一个标志。

这就是我们在推“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的同时，一直不间断推“红帆船”的原因。两套系列图书是并列的。我们的愿望是藉“红帆船”的出版，与“幽默丛书”形成良性互补与互动。进而，也能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生态建设做些实事。

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先生的大力支持。

金波先生不仅欣然出任“红帆船”三个系列的主编，而且，三个系列均分别奉献有三部佳构。

除了金波先生，在本系列中我们还邀请到了四位实力出众的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加盟。她们是汤素兰、萧萍、王一梅和冯海。金波奉献的是《蓝雪花》，汤素兰奉献的是《故乡的颜色》，萧萍奉献的是《流年一寸》，王一梅奉献的是《小红人和乌鸦》，冯海奉献的是《早安天使》。

五位作家，为我们带来了五部风格各异、倾尽心血之作。

这是“红帆船”的又一次精彩启航。

“红帆船”从二十世纪驶来，驶入了二十一世纪。

一路的风雨阳光，“红帆船”收获了作家们奉献的沉甸甸的果实，也收获了读者们所给予的理解、厚爱与支持。

没有什么能阻拦“红帆船”的前行。它永远不会放弃既定艺术品质追求的初衷。它不回避。它坦然面对创作上的艰辛，也坦然面对来自市场的严峻挑战。

眼下，它正向着美丽的儿童文学的蓝海深处驶去。

祝福它。

一 陌生男孩

一条枯黄色的小蛇，住在山洼洼里一棵古老的桑树下。

山的北面是笔直的岩石，像屏风一样护着桑树。桑树低矮却粗壮，有了山的保护，树的枝丫放心地向四周伸展着，又厚又绿的桑叶间正结着紫红色的桑果，在夏天的风里，散发着甜甜的香味。

傍晚时分，热气还没有退去，树洞里有些闷。

小黄蛇把身体伸直在树洞里，头就搁在树洞外面。他知道，这样的姿势是很懒散的，但是，又有谁会看见呢？除了那个有时候来捡桑果的女孩阿兰。

可这个夜晚，偏偏就来了一个陌生的男孩。

他满脸灰尘，身上穿着绿色泛黄的衣服，头发上有些乱草，眼睛似乎有些绿绿的，脚上沾着厚厚的泥巴，一定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的。他焦急地挤进桑树洞，从小黄蛇的眼前经过，却又像是没有看见小黄蛇一样。

小黄蛇看清楚了，他和普通人是不一样，身体是扁的，紧紧地贴着树洞，似乎可以像对待凉席一样把他卷起来拎走。

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快救救我，去摘些桑果来，放大的蚯蚓。”

“我是蛇，不是蚯蚓。”小黄蛇有些不高兴，没有谁愿意自己的家里突然来一个陌生人，也不会有蛇愿意被叫做蚯蚓的。

“哦，别蚯蚓、蛇的了，重要的是你要快去采桑果，我必须吃桑果，否则我会死掉的。快去，然后帮我看住树洞，我要在这里睡觉。”

“这里很闷的。”这是小黄蛇的家，小黄蛇不希望他在这里睡觉。

“这不用你管，我能调节体温。”

调节体温？难道他是冷血人？很早以前，小黄蛇就知道：蛇、蜥蜴、青蛙等等都是冷血动物，冷血动物都必须听从冷血人的命令。

“快去，我需要吃浆果，你去给我摘桑果来，否则我真的就要死掉了。”冷血人命令着小黄蛇。

“为什么非要吃桑果？”小黄蛇嘀咕着，却不由自主地走出去采桑果。

冷血人在蛇的尾巴后面说：“你不过是放大的蚯蚓，草丛、泥洞，还有石头缝，你都可以将就的，这里是我的了。”

“好吧。”小黄蛇只能听从冷血人的命令，尽管这个男孩霸道和无礼。

刚出树洞，小黄蛇就看见了那个常常来树下捡桑果的女孩——阿兰。

阿兰十一二岁的样子，住在山南面的村子里，每天她都会拎着篮子来山洼洼里捡桑果。小黄蛇就故意采了又大又红的桑果扔下来，女孩从不知道有一条小蛇在帮她。

今天，阿兰穿着洗得发白的粉红色小碎花衣服，手上却沾着一些泥巴，几缕微微有些黄的长发飘动着。阿兰用手去擦头发，手上的泥巴就沾在了脸上、鼻子上和额头上。

阿兰不认识小黄蛇，因为小黄蛇总是有意躲着她，他不想让一个女孩受到惊吓，扔掉篮子，尖叫着去告诉村里的人桑树上住着一一条蛇。

不过这次躲不过了，小黄蛇急着要去救人，结果和阿兰同时瞄准了一颗红得发紫的桑果，小黄蛇和阿兰的手指在颤动着的枝头相遇了。

阿兰的手很温暖，和树枝、泥土以及滚烫的岩石都不一样。

蛇却是凉凉的，和树枝一样粗糙，比岩石更加冷。

“哎哟——”阿兰尖叫了一声，她怀疑地揉了揉眼睛。

小黄蛇在心中念着他的口诀：“树树树，树上有条小黄蛇，不许说话不许动。”刚念完，小黄蛇就变成了一条枯草编的绳子。

阿兰又揉了揉眼睛，确认手指碰到的原来是一根“绳子”，就非常高兴地捡起了绳子。

小黄蛇被阿兰温暖的手握住了，这是蛇从来都没有体会过的感觉，他是冷血动物，体温随着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小黄蛇感觉到阿兰的手的温度了，他有些晕了。

阿兰抓住了“绳子”的头和尾，开始甩动“绳子”。

“啪——啪——啪——”小黄蛇的身体一下又一下打在泥地上。

疼，疼啊。

“啪——啪——啪——”小黄蛇的身体还是被一下又一下打在泥地上。

疼，疼，疼，真疼啊。

哎，阿兰是在跳“蛇”啊。

过了好久，阿兰总算停止了跳“蛇”，她把“绳子”放在篮子里，去摘桑叶了，她要在篮子地下垫一层桑叶，再把桑果放在桑叶上。当她往篮子里放桑叶的时候，却不见放在篮子里的“绳子”了。

天快要黑了，阿兰捡了满满一篮子桑果，回村子里的家了。

“绳子”从草丛中钻出来，念着口诀：“树树树，树上有條小黄蛇，又唱歌来又跳舞。”他重新变回了小黄蛇。

不过他顾不上又唱歌又跳舞了，他要赶紧爬上树去采摘桑果，然后送给树洞里那个扁扁的男孩。

二 桑树下相遇

自从被阿兰当成“绳子”跳过之后，小黄蛇浑身酸痛，可是树洞被扁扁的陌生男孩占用了，小黄蛇只能让自己像绳子一样挂在树上。

三天之后，小黄蛇蜕了一层皮。阿兰来采桑叶，她惊讶地找到了白色的蛇衣。

“这里有蛇啊。”女孩捡起蛇衣。

“哦，不过是放大的蚯蚓。”一个陌生的声音从树后面传来，“我从远方来，我很喜欢这里，因为别处没有这样好的桑树。”

桑树后面走出来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他个子矮矮的，脑门大大的，满脸灰尘，头发上有些乱草，眼睛绿绿的，脚上沾着厚厚的泥巴。他的身体扁扁的，褪了色的灰衣服贴在扁扁的身上，好像挂在衣架上似的。

这个男孩就是几天前，闯进树洞的那个快要死了的冷血人。

“我叫阿兰，你呢？”阿兰问男孩。

“我叫阿根。”男孩回答。

阿兰说：“阿根？我就住在附近的村子--桑树村，我怎么没有附近看见过你或者听说过你。”

“我是走了很远的路来到这里的。”

“哦，你是外乡来的人？”

“不，是城里人，我从五彩城来。”

“那里一定很美，很热闹。”

“那里有我家的城堡，我的父母一辈子住在那里，他们很富有，哦，对了，我还有一个弟弟。可是我们并不热闹，我们没有邻居，也没有其他的朋友，我们一家人住在热闹城市中的一个孤岛上。”

“只要是一家人在一起，也总是幸福的。”阿兰羡慕地说。

阿根摇着头，说：“我父母整天吵吵闹闹、相互厮打，我的弟弟胆小怕事，他的性格和我一点也不一样，我们彼此不喜欢，每个人都只爱自己。”

“因为这些，你才要离开家的吗？”阿兰问。

阿根想了想，说：“也不全是，有一些奇怪的想法让我离开了家。有时候，我很想念城堡后面的桑树林，夏天，桑树上结满了桑果，我们每天都可以吃到甜甜的桑果。”

“城里还有桑树林？”阿兰曾经跟着妈妈去过一次城市，她只知道城里有高楼大厦，马路上有马车，路的两边有一些梧桐树，是找不到桑树的。

阿根看着眼前的桑树，说：“在城里，只有我家有桑树，所以我家被称为桑树城堡，夏天的时候，住在桑树城堡里的人每天都可以吃到桑果。”

阿兰也喜欢吃桑果，这种甜甜的浆果不值钱，她的后妈说：穷人家的孩子才吃呢。而她的两个女儿，是从不吃地上捡的桑果的，她们只吃桑果酱。

阿兰说：“我会用桑果榨汁，不过我不会做桑果酱，以前，我妈妈会做。”

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声音轻了很多，“可是，我没有妈妈了。”

“桑果酱好吃吗？”阿根好像没有太在意阿兰没有妈妈的事。

“好吃，可我的后妈不允许我吃，她只肯给她自己的孩子吃桑果酱卷的甜饼。”阿根这才明白阿兰没有桑果酱吃是和没有妈妈联系在一起的。

“那你爸爸呢？”

阿兰迟疑了一下，用轻得几乎只有自己听见的声音说：“我也没有爸爸了。”

阿根觉得鼻子酸酸的。他用力地擦着鼻子，然后捶了一下桑树，桑树上落下来很多成熟的桑果。

“这些都是你的了，我还可以爬上树去帮你摘。”

“够了够了，足够榨桑果汁了。”

两个孩子靠着桑树，他们说了很久很久的话，阿兰对这个扁扁的阿根充满了好奇。

不过，除了阿兰知道他从五彩城流浪到这里，除了小黄蛇知道他是冷血人之外，桑树村的人觉得这个男孩就像是一个谜，他们并不欢迎这个叫阿根的男孩。

三 等来了一封信

十五年后的一个冬日，一间木头房子站在光秃秃的桑树下，桑树矮矮的，堆积着白皑皑的雪。

树下堆着秋天时候捡来的树枝，树枝上同样盖着白雪。

“爸爸——”桑土抚摸着桑树树干粗糙的树皮，仿佛抱着爸爸粗糙的手。

白色的雪、枯树枝、还有--枯黄色的蛇躲在树洞里闪烁着黑得发亮的眼睛。一切都是那么寒冷和安静。

屋子里传来轻轻的咳嗽声。

那是桑土的妈妈--十五年前那个采摘桑果的女孩阿兰。

八年前，阿兰的孩子桑土刚刚出世，丈夫阿根就突然消失了，就像他十五年前突然来到桑树村一样。

阿根的出现和消失都是一个谜，这个谜像堵在阿兰心头的一块石头。

没有了爸爸的桑土常常被别的孩子笑话。后来，桑土学会了用土块扔别人，谁敢笑话他，他就让谁摔个四脚朝天。

“就像他的爸爸一样，他看起来扁扁的，一副冷冰冰的表情，而且他的力气真大。”桑树村的人们开始这样议论他。

“是啊，他的眼睛也是绿汪汪的，他爸爸的眼睛看起来更绿一些。”

桑土从没有听妈妈提起过爸爸。所有对爸爸的了解，都是从村里人的嘴里听来的，零零碎碎，他在心中拼凑了一个爸爸，一个绿眼睛、大力气、扁身体的爸爸。

桑土唯一的朋友是小黄蛇。小黄蛇知道桑土的秘密：那就是夏天的时候，桑土也必须要吃桑果，否则就会慢慢干瘪，和他的爸爸一样，变成扁扁的人。因为他也是冷血人。

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才是和他一样的人，可是，爸爸，你在哪里呢？桑土用力捶着桑树干，他的心里充满了悲伤。

每当桑土捶树干的时候，树洞里的小黄蛇就听见了打雷一样的声音，小黄蛇想：这孩子的脾气和他的力气一样大。

桑土有些懒，他总喜欢躺在树下，跷起二郎腿，嘴巴里嚼着桑树叶晒太阳。村子里的孩子们会围过来取笑他，他就会把拳头捶在那些孩子们的身上。

这让他的妈妈阿兰非常担心。

“呃呵--呃呵--”屋子里咳嗽的声音更加响了。

桑土的妈妈阿兰越来越瘦弱，她躺在屋子里的一张木床上，屋子中间生了一堆火，火光映着阿兰苍白的脸颊，竟然泛起一圈红晕。

她在等待着一个人，一个从没有见过的人。她要让他带走桑土，带到五彩城去。

“桑土--桑土--客人来了吗？”阿兰叫着儿子。她的声音从木床上传来，经过那堆火，穿过木门，到达桑树下，就像从很远很远的风里飘来的一样。

“客人还没有来，妈妈。”桑土到树底下抱起一捆柴火准备进屋，却看见树下站着一个雪人。

“还有人住在这个鬼地方，这大雪天的，真不好找。”雪人看见桑土，拍拍身上的雪，露出一身绿色的衣服和一个斜背的绿布包，原来是邮递员。

邮递员的绿布包瘪瘪的，包口很大，里面只装了一封信。

邮递员把冻得像胡萝卜一样的手搓热了，取出信：“嗯，桑树村外大山旁，大大的桑树下阿兰收。阿兰在吗？”

“阿兰是我妈妈。”桑土伸出手来拿信，他的手和小黄蛇一样冰凉。

“不能让我进去一下吗？”邮递员却收回了信，“我要亲自把信送给阿兰。”

“让邮递员进来吧。”阿兰说。